

# 文化拼盤

申明 FADE OUT

黃輝紅 FADE IN

有一晚，申明和素奇在謝菲道亨格喝酒，爭辯完「文化新潮」應該在第二十期或第三十期才回歸人文主義／道德主義這個涉及新資本主義分析、意識形態理論、溝通理論和紅酒／白酒對討論的促進／扭曲作用的深奧問題後（標點符號在此只有實驗性的意義），遠處的歌手突然唱起一首 ONLY THE GOOD DIE YOUNG。

申明和素奇都同時沉默起來，雖然那首歌明顯地唱得很差。

一句鐘後，申明運用他典型的亞爾杜塞爾式語調說：「文化拼盤的意義，必須由新的作者來承接和發展，是嗎？」

素奇立刻第一時間地還以尼采式的回答：「你真的要離去？好，就一言為定。」

申明沉默不語。

高手過招，勝負當然只繫於玄機，雖然，IN THE LAST INSTANCE，才能是決定性的因素，但正如申明所說：THE LAST INSTANCE NEVER COMES。

無論如何，那已經是歷史。素奇帶着英雄式的傷感，開始尋找新拍檔。

他決定回到文化新潮的辦公室去，首先見到那個人就找他做新伙伴。事後，他對他採取了這樣一種完全違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宿命式的選擇，慚愧不已，假若他遇到的是陳冠中，那豈不是……，又或者應聲開門的竟然是李阿飛……。

將來的歷史學家當然要解釋為什麼黃輝紅那天晚上會獨自一人坐在文化新潮社裏，不過素奇總算慶幸反馬克思主義並不一定招惹歷史的懲罰。

現在素奇甚至覺得，申明已「找」到他的 WORTHY COUNTERPART。

再見、申明，祝你在亞爾杜塞爾的理論汪洋裏旅程愉快，回程時再詳談一切吧。

## 介紹黃輝紅

黃輝紅在「文化新潮」各同文中是和李亞飛亞飛哥一樣代表著一個 EXTREME，一個 DIONYSIUS 式的極端，通常是被一同 STEREOTYPED 為 SEX MANIAC 的，而且更嚴重一點就是黃輝紅不是 ALFIE LEE, STANFORD MBA；身高五呎三，三圍二十九、二十八、二十八、日頭坐 104，衣著「長城牌」，健康不很正

常，而且不知道自己無性病。文化新潮同文很容易就將黃輝紅 ASSOCIATED WITH 幾支大可樂，性的絕對肯定和否定，而且還在第三期後就失了踪影，似乎無什麼料到，所以同枱吃飯，一般女編輯是極之避免和阿紅本人同坐的，甚至一般有女性味道的男編輯亦然。但其實阿紅對於性的一般理論是一概不通的，如果說黃輝紅就是性，性就是黃輝紅，這是可以說明了黃輝紅有胆講「性」，而不是阿紅有能力分析「性」，（分析性本身請參閱澄雨君及鍾雨君的 DEBATE），請各位道德主義者、性無能者、老處男、老處女及對性本身害怕的人仕放心。

## 粗口傳播學

粗口的傳播理論只基於一個基礎，就是人家聽得到你「媽」他什麼，祖宗十八代或只是他亞媽。所以它是建基在一個共同的 UNIVERSE OF DISCOURSE 上的。但粗口的傳播卻有四種模式的：

- (一) 單向性的 (UNILINEAR)：你「媽」阿甲，亞甲因為你大隻，轉向「媽」阿乙，阿乙又因為亞甲大隻，轉向媽亞丙。
- (二) 演講性的 (TALK)：你「媽」



素奇  
黃輝紅



酒：阿紅通常先來一杯大生力啤，跟著立時 SWALLOW DOWN 一小杯 SCOTCH, AND READY FOR THE BLOW-UP。煙：阿紅近來戒食不戒買，買的是 DUNHILL。食物：阿紅：——鮑魚雞。志趣：阿紅——（官方答案）：馬列毛主義、心理分析、結構主義及符號學、偶然也會讀讀沙特，尼采，MERLEAU-PONTY。——（非官方答案）：MAD 及古龍武俠小說。女人：——阿紅喜歡十四至四十歲的女人，FOR EXAMPLE 錢瑪莉。

阿甲、亞乙、亞丙，但請小心。

- (三) 或然率性的 (PROBABILISTIC)：你上街上一逛一逛，見到不順眼的就「媽」，當然對象可能是你自己的媽媽，變成你問候自己的祖母。
- (四) 團簇性的 (CLUSTER)：在你面前有六個人，三個軍裝警察，三個市民，你分別「媽」三個市民，而不去「媽」警察，請當心。



# 拼盤文化

## 董驃三種權威

為什麼每逢星期三、星期五晚各電視台的觀眾都會將電視機線路轉向麗的，看一看「賽馬世界」？為什麼連身兼 FORMAL SOCIOLOGY, MARXISM, 知識社會學大師的澄雨兄亦肯用理論去分析分析董驃？為什麼每星期三晚、每星期六的下午人們都到馬場去試一試董驃於昨晚介紹的「橋」？似乎董驃本身就已成爲一種權威，而他的權威卻能驅使他的「TRUE BELIEVERS」去做董先生「喜歡」他們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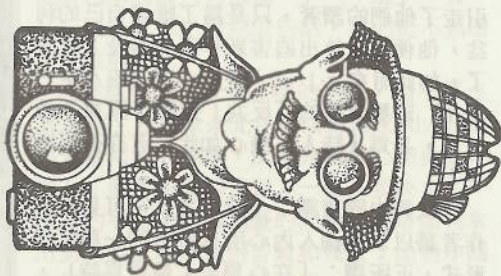
ANALYTICALLY 董先生偉大到身兼三種特殊的權威，服未？

董先生的第一種權威是 TRADITIONAL AUTHORITY：人們能接受及一定會接受董先生於第三場、第五場的好介紹，這是因爲人們一早就知道董先生是來自一個善於「相馬」的大傳統，董先生的祖上可能是清官「御馬監」的 DEPARTMENT-HEAD，亦可能是替楚威王贏馬的那個，正所謂「一門七相（馬）士，父子三（練）馬師」，誰也不能否定董先生的太太太祖父不是伯樂老師，故此這一次董先生的權威的背後根本就是一個大傳統，人們接受董先生根本就是接受他來自的一個傳統，一個神秘的和有高度智慧的傳統。

董先生的第二種權威是所謂 LEGAL-RATIONAL AUTHORITY：這個權威是來自他的一些 CERTIFIED 的知識的董先生除了家學足夠之外，自己本身還是合

格的練馬師和騎師，而後者所謂的 POSITION 或 STATUS 是一定要經過艱苦的 TRAINING 和嚴格的考驗！正規的考驗才能擁有的。所以這次人們信任董驃的分析各場賽事，只不過是相信那「三年零八個月」的 TRAINING 或那足足五年考回來由倫大 SPONSOR 的練馬師，正規騎師的 CERTIFICATE。

董先生的 MESSAGE：「我係董驃、你唔係，我講馬，你要聽」，剛恰好代表了他擁有的第三種權威 CHARISMATIC AUTHORITY：這種權威本日觀眾相信董先生夠「串」，夠「怪」，但偏偏十分自信，正一有料之人。故此人家相信董先生錯極



都有限，這是因爲人家感覺董先生與普通人不同，他說「我係你唔係，我識你唔識」，甚至因爲太「串」，太「招積」，以至被人家打了一鑊甘。這些 QUALITY 是平常人不會有的，故此人家這次信老董是信他的 SPECIAL QUALITY 而已。

各人口味不同，有人喜歡董先生的某一種權威，有人喜歡向外的，但最重要的他的三種權威都不是太過 MUTUAL-CONTRADICTORY，記著，星期二及星期五晚十一時正，麗的。

## DIRECTED COMMUNICATION

說到傳播理論，不能不說一說 HABERMAS 的 DIRECTED COMMUNICATION。「槍桿子」只是控制人的行爲，你可以用支槍指著素奇，叫他以後吃煙戒買又戒食，但你能否控制素奇的思想，叫他自己只想戒買又戒食？有辦法，當素奇出世牙牙學語時，只教他「戒」字，不教他「食

」字，既然老馬說過 LANGUAGE IS PRACTICAL CONSCIOUSNESS，即是說一個人怎樣能夠 SELF-CONSCIOUS 自己的存在，主要是依賴自己不斷對自己講說話（可以是有聲或無聲的），如果我不 PROVIDE 一套 LANGUAGE CODE 給素奇，素奇根本就不能利用這些 CODE/CONCEPT 去想像事物，正如我不教素奇用「階級鬥爭」四個字去想像，素奇也當不成馬克思主義者，如果素奇不能用「階級鬥爭」四個字去 COMMUNICATE，那麼「左翼評論」的學習班也散了，服未！所以 DIRECTED COMMUNICATION 是指一班有既得利益的人仕，利用種種手段，希望只提供一套 LIMITED 的 LANGUAGE CODE 給受壓迫者的下一代，既然人的意識是依賴語言，一旦某一個 CODE 給刪去，那麼壓迫者的下一代就沒有能力 TO CONCEIVE IN THAT WAY，正如我介紹香港人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那麼下一代還談什麼國粹，還談什麼中文運動，還談什麼「花果飄零」。

## DOUBLE CONTINGENCY BOND

上幾期文化拼盆介紹過在傳播理論方面的一個生動活潑的概念，THE DOUBLE BIND，即是說當你被賊打劫時，大賊話你有錢他要打你一鑊，你無錢他會打你一鑊，而你對付 DOUBLE BIND 的最佳方法就是跳高至另外一個更高的層次，即是說一，打大賊一鑊，二、「連較」。今次文化拼盆又爲你介紹出一個與 DOUBLE 有關的概念，當然也是十分生動有趣的，它就是——DOUBLE CONTINGENCY BOND——。不要以爲這個長長的概念是十分複雜的，其實它比 DOUBLE BIND 還淺，簡直一字咁淺。再次用被賊打劫作一個譬如：

當你見到一柄刀子，你知道你下一步的行爲是要雙手送上銀包，同樣地，當你伸出一柄刀子，你亦知道下一步你會收到一個銀包，（PROVIDED THAT 被劫者與打劫者都是正常的！），而你亦會準備一句「多謝 AND GOODBYE」。所以文化拼盆話你知：日常生活很多東西都是不必考慮的，人家做出一個行爲，你知道怎樣去作出一個回應，你作出一個回應，亦 EXPECT 到人家會怎樣做，EVERYTHING IS TAKEN FOR GRANTED。這是一個 UNCONSCIOUS 的 CONTRACT，如果日常生活不是這樣，這世界豈不是無人做賊。